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八月的北京,与全国许多省市一样,无可奈何地处于近年少有的高温时节。月末那几天,官方预报达到三十二三度;人们说实际气温还要高一两度。特别是中午,一丝风也没有,每一片树叶都静止着,看上去皱巴巴的,水分被大量蒸发必然如此。人若置身户外,如在桑拿房中,片刻便会出汗,会感到缺氧似的,仿佛空气中的氧分也被蒸发着。医生们频频出现在电视中,提醒民众做好防暑降温的自我保护。

我住的小区从六月份就开始进行老旧小区楼房改造了,过程挺复杂——搭脚手架、罩防尘网、刮墙皮、抹水泥、固定保温的泡沫块;一幢楼改造结束,差不多十几道工序。

我家住的那幢楼刚搭完脚手架。我因颈椎病重,不敢享受空调,所以不但开窗,连头道门也开着(进入室内的第一道门),那样会使空气最大程度地对流,感觉能稍微凉快点儿——起码心理上会觉得凉快点儿。

“嗨,吃了没?我也吃过了!大中午的还能干啥?歇着啊!好好好,小点儿……住户屋里开着电视呢,我不是怕我说话声小你听不清嘛……”

一天中午,我在家边吃饭边看电视。今年我有点儿耳背了,不知不觉便将电视声调得挺大。不过楼上楼下都是三口之家,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两家亦无老人,不至于扰邻。然而我竟听到了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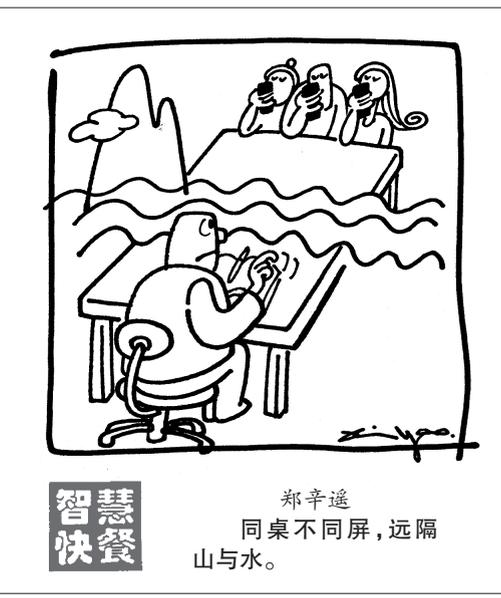
## 午休的父亲

梁晓声

一个男人大声所说的话,遂将电视声调小。受好奇心驱使,起身走到门口,探头向外看了一次——但见一个裸着上身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仰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拐角那儿,身下垫着片由废旧纸箱拆成的纸板,纸板上铺着脏兮兮的工作服。他头枕一块泡沫,一手拿手机,一手扇风凉,一小片扇形的纸板,分明是从身上那块大纸板上撕下来的。他那同样脏兮兮的裤子的裤筒卷到了膝部,小腿布满褐红色的墙漆点子。他支起着他的膝,双脚放胶鞋上。他躺着的地方原本是有窗的,窗扇已被连框拆去,窗口赫然。在那日,在那个中午,那的确是稍微凉快点儿的地方。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能使他躲避一下如蒸濡热的地方。而他周围,遍地碎墙渣子。上午有工人钻过孔,工作尚未结束,下午还得接着干,没有清扫的必要。他一边儿的额角贴着创可贴,不是那种窄窄的小长条形的,而是有三四个那么宽的方形的。

我缩回头,关了电视,继续吃饭。

“老婆,那什么,我那摩托,你要推到棚子里,以防下雨淋了它。不会下雨?这什么话?老天爷听你的?万一半夜下了场大雨呢?再旧不是还能骑吗?不也是钱买的吗?钱是大风刮来的?别啰嗦了!我也想家行了吧?想



家不包括想你吗?多大人了,还要娇有意思吗?我又不是第一次外出打工!女儿在左右吗?快让女儿跟我通话!……”

走廊播音,那男人的话声,我听得更清楚了。

“好女儿,每次听到你的声音,老爸的心情都是幸福地(他学小演员的口吻,将‘地’说出搞怪的腔调!)还不能返校?那就更要网课听好。学习这事,靠的就是自觉。不是为老师学的,也别当成是为我和你妈学的。我们的人生反正就这样了,一切为你着想我们心甘情愿。可你刚高一,人生还长呢,文凭含金量高点儿将来找工作不是容易些吗?知道这个道理就好。钱不是问题!爸还是那句话,你将来能考到什么份儿上,爸妈就有能力供你到什么份儿了。不许!别改视频!我不许!又不是几年没见了,视的什么频呢!你非视频我可关机啊!聊会儿就行。认真听着,老爸得嘱咐你几句。你妈也在上班,你要心疼她,有空儿,屋里屋外的活多干点儿,就当替老爸干了。村里还能做核酸吧?那就好,千万要按时做核酸,别不当回事儿。你奶奶虽然爱待在家里,那你也要每次带上她一块儿去。她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了,一去一回你都要挽着她。我这儿一切都好,别牵挂我。我们工人按要每天做一次,严格着呢。热!北京也热。老爸这会儿在午休。我们有临时工棚嘛。怎么可能每人一张床,你

想得再美了,没那么好的条件。但有通铺,铺的新凉席,每人都有的地方。还有大风扇,凉快得很,特解乏……”

我想我再听下去似乎是一个偷听者了,顿觉害臊,便去关门,却不料见到了这样一幕——楼上姗姗她妈正与她上楼;姗姗才小学二年级,她妈需每天中午将她接回家。她看着那男人的样子吃惊不小,呆住在一级台阶上。姗姗妈也不由得“呀”了一声,却立刻对女儿说:“上楼啊,叔叔是热的。”

那男人旋即坐起,慌忙往身上披工作服,连说:“见笑见笑。”

姗姗妈说:“理解,有什么可笑见的呀。”

她边说边牵着姗姗的手上楼去了。

而那男人站起也不是,再躺下仍不是,样子恹恹极了。

我关上门正漱口,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是那男人。

我问:“有事儿?”

他语无伦次地说:“没事儿,可也有事儿。就是拜托您替我向那位女同志表示一下歉意,刚才我那样子是违反纪律的,求她千万别向施工办公室举报我,举报了会扣我工资的……”

我笑道:“彻底放心,她不会的,我也不会。”

“多谢多谢,这天真是的,热得人没处躲没处藏的水泥地不是凉快嘛。”

他窘窘地退下了楼梯。

我就又敞着门洗起餐具来。洗罢一转身,见小姗姗拎着塑料袋在门外看我。我正要开口,那女孩

苏州河两岸滨河步道逐渐实现贯通,苏州河旅游水上航线开通并进行了试运行……这些信息无不激发了我对苏州河蕴含的绵绵情感。于是,我从城乡接合部转几辆车,最后坐地铁一号线至新闻路下。出站便是乌镇路桥,过桥到达苏州河北岸,沿河畔景观步道往东徐徐而行。果然,昔日黑臭不堪的苏州河已变了模样,焕发出新的风貌。河面很宽,偶尔有鱼跃出水面撒欢。岸边有林立的高楼在河面上投下完整的倒影,非常美妙。

到外白渡桥,沿途经过9座桥:乌镇路桥、西藏路桥、浙江路桥、福建路桥、山西北路桥、河南路桥、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外白渡桥。这些经典的桥,串珠成链,越过百年时空,与沿途深厚沉淀的文化建筑、人间烟火及华丽时尚相融合。我时而过桥去南岸,时而过桥到北岸,力求解读每座桥的前世今生,并流连欣赏桥两岸建筑风光。

伫立在留存改造的老工业遗址前,了解它们的过往,便能更深入地领悟被誉为上海母亲河的苏州河历史。上海总商会旧址恢宏大气,商会会馆、茂联大厦则述说悠悠岁月;邮政大楼饱经风霜,见证了百年历史风云;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则是一座抗战丰碑,我看到一位在做直

## 苏州河上九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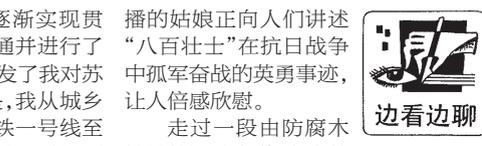
徐廷

播的姑娘正向人们讲述“八百壮士”在抗日战争中孤军奋战的英勇事迹,让人倍感欣慰。

走过一段由防腐木铺就的河畔步道,高大的樟树底下,摆放着桌椅,年轻人悠闲地喝着咖啡聊着天,上了岁数的老年人默对河水似乎在感叹似水流年。来到乍浦路桥中央,眼前豁然一亮,既能看到上海大厦、外白渡桥等老上海景观,又能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如雨后春笋般迭出的陆家嘴“三件套”等新建筑。新老标志性景点同框,老建筑凝聚了古色古香的韵味,现代感的高楼大厦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这个上海风光最佳取景点,引来无数游人及摄影爱好者打卡留念。

过桥到南岸,在被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源头“外滩源”,遇到了好几对前来拍摄婚纱照的情侣。人们试图在各式近代西洋建筑间隙,触摸那些异域的元素。

最后,我行走在外白渡桥上,黄浦江景、苏州河景一览无余。据说,共有31座桥连接苏州河两岸。我会继续把其余的桥——走遍,继续寻访苏州河桥所蕴含的故事,亲眼去见证上海的发展和成长。



儿将手指压在自己唇上,接着指指塑料袋。我走到门口,她小声说,里边的东西本是她妈让她送给“午休的叔叔”的。

我也小声说:“那你送过去呀。”

她细声细气地说:“叔叔睡着了,爷爷过会儿替我送给他吧。”

我扭头看去,见那位午休的父亲,背朝楼梯,卷着双腿,已睡熟了。他的工作服也不垫在身下了,不知怎么一来,被他弄成一团搂在怀里了。想必,起初是盖在身上的。

我接过塑料袋一看,装的是两瓶矿泉水,一瓶可乐,还有一个很水灵的刚洗过的大桃子。

“爷爷您轻点儿关门。”

小姗姗说完此话,踮起脚尖,悄没声地往楼上迈。在楼梯上她往下看了一眼,竟又连退两段台阶,蹑手蹑脚走到“午休的叔叔”身前——原来他装矿泉水的大可乐瓶子倒了,她替他扶了起来,放在他碰不到的地方。

她再次踮起脚尖上楼时,冲我一脸烂漫地笑。

有好邻居是种造化。

小雪这个节气过后,一个“冷头”要来了,妻在网上购买的一些御冬物品这些天会悉数到家。

我们说的冷头,便是冷空气的南下。好几天前,说是冷空气在西伯利亚生成了,妻便清点了要买的御寒衣被,确保一个冬天的暖。

暖,便是冬天的唯一。小时候,母亲早早地为我们准备好了棉衣棉裤;旧的茅草屋顶盖上了新的稻草,墙壁四周不再有冬风的进入;一缸酒饭已有酒香的溢出,随时烧上一锅酒饭蛋圆,喝了是周身的暖。

冬天里,姐姐做好了棉鞋,床上的垫柴换了新的稻草,脚炉随时准备着火杆的填满,我们也准备着蚕豆去煨。

冬天里,融融的阳光下,婶婶娘们总是在街上经着布,我们追逐着那经布的摇车,看着五颜六色的棉纱变成了一串串的纱线,不觉间,感受到了冬天的暖。

这些过往情景,在脑海一一浮现。

## 暖,冬天的唯一

陈连官

容行走。咦,“朴素日记”4个白字于金色招牌上闪烁发光。层叠冬袜,躺于摊上。我信步走入,随意挑拣。袜身过短,被我弃置;手感粗糙,被我搁下。这双麻灰色纯羊毛袜,柔软暖和,标价19元,“再来一双,能否优惠?”我问售货员。她微笑作答:“买五送一!”家储3双冬袜,再添5双,未免奢侈。我见有酱黄两色糅杂之袜,托手中掂量,袜身贴椭圆形的金黄色标签,上书“长绒棉”及英文,下标“柔软、透气”4字。其身長15厘米,比羊毛袜短3厘米,标价15元。售货员介绍道,此棉生长于新疆,日照时间长,吸光充足,系棉中极品,柔软、舒适。寒冬天气,此袜暖脚,好处多多。我扫码34元,将羊毛袜、长绒棉袜



我偕妻回家,进地铁车厢,坐下后,妻子从包里面拿出一瓶水来给我喝。

正口渴,打开瓶盖嘬了一口,除了清新凉爽的滋味还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忽而觉得这味道很熟悉,想起小时候跟随父亲去他的同事、李伯伯家时候,常常领受过这味好茶的款待……

李伯伯家住泰兴路底楼,两间屋朝南,外有蛮大的庭院,长着几株高高的飘着花香的广玉兰树。他是胶东人,喜欢荷花弄弄,也喜欢饮茶。我爸和他走动频繁,不仅是因为住得近,而且还因为在一个办公室、一样级别,都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很谈得来。

李伯伯家有五朵金花,名叫兰依、兰花啥的,就是没有男孩。而老五最漂亮,明眸善睐身材好。我爸向来喜欢去朋友亲戚家串门,喝酒聊天,平时,比较多带我二姐同去,因为她漂亮赛童星,聪明伶俐,到哪里都能带去笑声得到赞美,而去李伯伯家,带我的次数较多,我当时不知道什么道理。

我每次去都能受到热情接待,李伯伯母和五朵金花见了我都亲切。而招待我的,首推茉莉花茶,还有糖果、花生等。花茶特香,和我在别处喝到的不一样。她们也喜欢白兰花,还时常把白兰花戴在胸前,这使得我喝着茉莉花茶,还能在屋子里闻到白兰花香味。

爸和李伯伯聊天时,我在另一间,由金花五姐陪着。她们家各种颜色的迷你小玻璃动物雕塑精巧极了,我家是没有的,但很容易碰碎。见我爱不释手,她们居然大方地给我尽情玩,在桌面上摆来摆去,演绎童话猴子与羊等故事。

金花五姐陪我的次数较多,比我两位亲姐待我还热情,所以我对她印象深。有一次,我一不小心把手指般大小的玻璃小猴子碰到地上,摔碎了。这些玻璃玩偶虽然小,但是成套的,我害怕不得了,心想这下闯祸了,几乎要哭出来。这时,金花五姐走近我,一边用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一边轻声细语安慰我,我这才平静下来。这之后去她家,她还是给我玩玻璃玩偶。

闲逛地下商街

蒋鸣鸣

归入袋中。

刚出店门,头眼昏沉。哟,时近下午1点,瞌睡虫袭来。咋办?“乐摩吧”躺椅分布商城角落,既可躺平,亦能按摩。既来之,则安之!我瞄准一台,仰脸躺下。付款11.9元——“深度舒压20分钟”。费刚缴,两个滚轴从臀部沿背部一路揉推,翻滚至颈椎,夹住脖颈,一紧一松、持续数回,再向下翻滚、往上推拿,力度恰好……我边按摩边入梦乡,于是“鼾声大作”。20分钟后,躺椅发声将我唤醒。我再付“焕发活力8.9元”,重入梦境。

再度醒来,神清气爽。回家吗?NO!新置冬服,恰逢其时!拐弯走数十步,“潮男时代”映入眼帘——3门面

岁月漫漫,我爸调了单位,她家也搬离了,我再也没见到五朵金花。在我的记忆里,金花五姐的美貌、仪容一直定格在当年那模样,比电影《五朵金花》里的女主角还好看。据说她后来被百里挑一,去了很吃香、专门接待外宾的上海友谊商店工作。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中国民歌《茉莉花》世界传唱。金花姐姐们的笑脸好比茉莉花香,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沁人心脾,让人难忘。喝着花茶,我又想起她们,真盼能有一次重逢。而她们,或许也记得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个我吧。

## 七夕会

七夕会

连通一气,灰色黑色棕色绿色绛色等绒衣按序排列,或躺卧摊位,或挂一旁衣架。挂钩之下,棉衣毛衣卫衣西装等森林般林立,密不透风。我取件身灰白、胸半蓝毛衣,入小间试穿。尺寸略紧,便更换了款号,哟,松紧适宜、手感柔滑,售价79元。“再来一件!”服务员脸露微笑:“换种颜色好吗?”我肯定作答:“行啊!”她转身,片刻手托一件纯绿色卫衣,胸口上,白丝线绣只花瓶,内插数支花朵;两衣袖上,白丝线绣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数字,再被白丝线框住;两袖图案,对称美观,跟毛衣同款,标价59元。我付款138元——“秋冬之衣,物美价廉。”

其实,不管手头宽松还是紧张,有所消费、活跃商街就好;至于抱团取暖、共克时艰,那就好上加好!



## 金花五姐

李榕樟



## 雅玩